

《小爾雅》研究史綱*

楊 琳

南開大學中文系

摘 要

長期以來《小爾雅》被《爾雅》的巨大影響所掩蓋，未能得到世人的重視。事實上由於《小爾雅》旨在補《爾雅》之所未備，所收之詞大都為《爾雅》所無，自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本文將自《小爾雅》問世以來人們對它的研究過程加以評析總結，為《小爾雅》研究史建構起一個框架，以便為今天深入研究並充分利用這部古老的辭書及中國語言學史的撰寫提供一些信息和參照。全文由三部分組成：(1)清代以前的《小爾雅》研究，(2)清代的《小爾雅》研究，(3)二十世紀以來的《小爾雅》研究。

關鍵詞：小爾雅，訓詁學，詞典

《小爾雅》一書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孝經家》。與《爾雅》相比，《小爾雅》確實是小字輩。《爾雅》全書約 13113 字，收詞 4300 多個^(註 1)，而《小爾雅》全書僅約 1930 字^(註 2)，收詞 628 個，篇幅只是《爾雅》的 1/7；再加上其成書在《爾雅》之後，因此其價值被《爾雅》的巨大影響所掩蓋，長期以來未能得到世人的重視。本文擬將自《小爾雅》問世以來人們對它的研究過程加以評析總結，為《小爾雅》研究史建構起一個框架，以便為今天深入研究並充分利用這部

* 本論文得到南開大學人事處提供的啟動基金的支持。

1. 據許嘉璐主編《傳統語言學辭典》(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爾雅”條及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 不同版本字數有所出入，此取字數多者。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中華書局 1987 年版)云：“全書連解說還不足萬言。”《四庫大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6)亦云：“連訓釋語在內尚不足萬言。”估計未免過多。

古老的辭書及中國語言學史的撰寫提供一些信息和參照。參考資料及其簡稱見文後。

一、清代以前的《小爾雅》研究

據文獻記載，自《小爾雅》問世直到明代這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裏，只有兩個人給《小爾雅》作過注，一個是東晉的李軌，一個是北宋的宋咸。李軌注《隋書·經籍志一·論語類》著錄“《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此書《舊唐書·經籍志上·小學類》及《新唐書·藝文志一·小學類》仍有著錄，但《宋史·藝文志》無載，可知佚于唐宋之際。李軌注未見前人徵引，內容不得而知，但從書稱“略解”、且連同《小爾雅》本文只有一卷的情況來推測，其注大約是非常簡略的。

宋咸並不是專為《小爾雅》作注，他是在注解《孔叢子》時對收入其中的《小爾雅》附帶作了一些解釋。其注《四部叢刊》本全部刪除，《說郛》本和《漢魏叢書》本僅留 10 條，《顧氏文房小說》本基本完整。今據《顧氏文房小說》本統計，凡注 46 處，注語共 409 字，也是非常簡略的。儘管如此，由於宋注是現存最早的注釋，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竊謂其價值至少有二。

其一是有些注語簡明扼要，切中肯綮。如宋咸釋《小爾雅》之名義云：“經傳字義有所未暢，繹而言之，於《爾雅》為小焉。”此謂其篇幅小於《爾雅》，故稱《小爾雅》，所言甚確。今天的一些學者解釋說：“比起《爾雅》的價值要小，所以稱為《小爾雅》”。^(註 3)這種說法恐怕不符合《小爾雅》命名的原意。又如《廣言》“麗，數也”下注云：“麗取其數各有所麗著。”意思是說麗有附著、連屬之義，數目依次前後連屬，故麗引申有數目義。這一解釋要比後世一些人所提出的麗之數義來自假借或偶儷義的說法更為可取。謂麗之數目義由連屬義引申而來，此可以數字為佐證。《說文》：“數，計也。從攴婁聲。”本義為計數。婁聲字有“連屬”之意。《說文》：“連，連連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行步不絕之貌，猶絲曰連縷，辭曰連讓也。”《聊齋志異·小髻》：“俄而尺許小人連連而出，至不可數。”清何垠注：“連連，相連不絕也。”《說文》：“漣，雨漣漣也。一曰汝南人謂飲酒

3. 見注 2 劉著 41 頁。

不醉曰漙。”王筠《說文句讀》：“謂密雨縷縷不絕也。”由雨縷縷不絕引申爲不斷飲酒而不醉。今有些地方稱酒量大者爲“酒簍子”，尋其本字，當即爲漙。縷當因連續不絕而得名，世有“不絕如縷”之語，可知縷有連屬不斷的特徵。唐韋承慶《靈台賦》：“繁襟霧合而煙聚，單思針懸而縷續。”“縷續”謂如縷連續不斷。樓是屋上接屋，數屋相連，故謂之樓。屢是連續多次。此義典籍中常寫作婁。《說文新附》：“屢，數也。”清鈕樹玉《說文新附考》：“經典中多作婁。”《詩經·周頌·桓》：“綏萬邦，婁豐年。”鄭箋：“婁，亟也。”孔穎達疏：“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要之，漙、漙、縷、樓、屢這些從婁得聲的字都有連屬之意。數以婁爲聲，正因連屬而得名。數因連屬得名，麗由連屬引申爲數目，其理相同。

其二是有些注語可爲我們提供北宋人所見《小爾雅》的一些版本信息。例如《說郛》本及《漢魏叢書》本《廣詁》：“鍾、崇、府、眾、積、灌、聚、樸，叢也。”《四部叢刊》本“叢”“聚”互易。《說文》：“叢，聚也。”二詞同義。又聚、叢上古皆爲從母，韻部侯、東對轉，故二詞同源。孰是孰非，似難定奪。胡承珙《義證》云：“《文選·陸士衡〈君子行〉》‘福鍾恒有兆’李善注引《小爾雅》云：‘鍾，聚也。’據此似《小爾雅》此條本以諸字並訓爲聚，今本皆釋爲叢者，雖二字本通，疑傳寫者以聚與叢互易致誤耳。”此說宜若可取，然觀宋咸注云：“《詩》‘灌木’、‘棫樸’皆叢義。”《詩·周南·葛覃》“集于灌木”毛傳：“灌木，藂（叢之異體）木也。”又《大雅·棫朴》毛傳：“樸，枹木也。”《爾雅·釋木》：“樸，枹者。”郭璞注：“樸屬叢生者爲枹。”可知宋咸所見本即作叢。叢字古或作藂。《廣韻·東韻》：“叢，聚也。藂，俗。”《楚辭·招魂》：“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舊注：“藂一作叢。”聚、藂二字典籍又時或互作。如《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世〉》：“荆棘聚而成林。”舊注：“聚一作藂。”《韓非子·揚權》：“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得眾。”清顧廣圻識誤：“聚當讀爲藂，下句同，藂與下句眾爲韻。”蓋《小爾雅》訓釋詞本或作藂，傳抄者以爲聚字而徑作聚，訓釋詞既作聚，因改被訓釋詞之聚爲叢。李善所引《小爾雅》訓釋詞作聚者，或爲藂之訛誤，或爲李善誤記，未可信據。《文選·鮑照〈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李善注引《廣雅》曰：“灌，叢也。”《廣雅·釋詁三》實作：“灌，聚也。”雖此誤與藂之誤聚相反，其所以致誤則類似也。又如《四部叢刊》本《廣服》：“題，定也。”

定宋咸注作由，其餘各本皆作頭。題無由義，由疑爲首之形誤。定與頤通，有題義。《詩·周南·麟之趾》：“麟之定，振振公姓。”毛傳：“定，題也。”釋文：“定，字書作頤。”然宋咸注云：“題，頤也，額也。”以頤釋題，知原文必不作定。訓題爲頭，典籍多見。《淮南子·本經》：“櫟簷櫟題。”高誘注：“題，頭也。”《漢書·揚雄傳》：“璿題玉英。”應劭注：“題，頭也。”則原本當是作頭，作定當是宋咸注混入正文，作首乃後人因與頭同義而改易。若無宋注參酌，此類是非恐難辯白。

南宋淳熙年間，王藺見《孔叢子》“近世鮮所流傳”，“訛[舛]至多”，遂“旁證遠取，凡刊誤幾六百字”（《四部叢刊》本《孔叢子》後記），這當中自然包括對《小爾雅》的校勘，但具體校勘了哪些字句，今已無從考索。這也算是有文字記載的對《小爾雅》的一次整理。類似的整理歷史上應該是很多的，每一位抄錄者及每一位研讀者都有可能成爲《小爾雅》的修訂整理者，只是由於沒有文獻記載，我們無從得知而已。

二、清代的《小爾雅》研究

到了清代，《小爾雅》研究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產生了十多種注本。見諸記載的有下面這些著作（以撰成時間爲序）：

1. 莫栻《小爾雅廣注》四卷（書序作於1734年）。
2. 孫志祖（1736-1800）《小爾雅疏證》（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本傳）。
3. 任兆麟《小爾雅注》（收入其所著《述記》四卷之中，國家圖書館有乾隆53年（1788）刊本）。
4. 錢東垣《小爾雅校證》二卷（自序作於1789年，見謝啓昆《小學考》卷五“宋氏咸《小爾雅注》”條）。
5. 王煦《小爾雅疏》八卷（自序作於1800年）。
6. 宋翔鳳《小爾雅訓纂》六卷（自序作於1807年）。
7. 胡世琦《小爾雅義證》十三卷（書成於1810年）。
8. 葛其仁《小爾雅疏證》五卷（自序作於1814年）。
9. 胡承珙《小爾雅義證》十三卷（自序作於1827年）。

10. 譚正治《小爾雅疏證》（見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四《小爾雅疏證序》）
11. 嚴傑（1763-1843）《小爾雅疏證》（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九本傳）。
12. 朱駿聲（1788-1858）《小爾雅約注》一卷。
13. 鄒伯奇（1819-1869）《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一卷。
14. 王貞《小爾雅補義》一卷（自序作於1873年）。
15. 王祖源《小爾雅直音》二卷（撰著時代不詳，見武作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經部·小學類》）
16. 胡聯桂《小爾雅衍義》八卷（撰著時代不詳，見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

這些著作中2、4、10、11、15、16六種今存佚不詳。

莫栻的《小爾雅廣注》是清代率先撰成的《小爾雅》注本，書未刊刻，很少流傳，所幸《續修四庫全書》中收入此書（見18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我們才有機會見到。莫栻其人，生平未見記載。書前有其友人陳景鍾的序，序中稱“吾友右張莫子”，“右張”蓋為其號。又書中每卷前署“錢唐莫栻”，可知其籍貫為浙江錢唐（今屬杭縣）。其餘一無所知。序中說：“甲寅秋，余臥病苕上，右張寄我《小爾雅廣注》一冊，屬余題其首。”據序末所記時間“雍正歲次闕逢攝提格”，知其年為公元1734年，其書蓋撰成於這一年或此前不久。書取名“廣注”，是因為“宋咸注實寥寥數筆，不能盡字義之半，右張取而廣之，故謂之廣注”（陳景鍾序）。《廣注》的特點是對每一個詞無論其義是否常見，都盡可能地徵引古訓或典籍用例予以證實，可以說是個全注本，而宋咸注僅僅對個別詞略加注釋，後世的許多注本也往往對常見義置之不理。書中時有勝見。如《廣詁》“話、句，治也”、“撫，拾也”下云：“話疑詰字誤”，“句疑甸字誤”，“撫字疑撫字誤”，《廣言》“整，願也”下云：“整字疑慙字之訛”，皆確不可易。其他如《廣詁》“幾，法也”下注云：“幾字查無法義。《玉篇》：‘幾，期也。’《詩·小雅》：‘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疏：‘所以與女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其福多少如有法度。’（按：原文作‘法式’。）按：此幾訓期，是期約有定準，亦有可取為法之義，未知是否。”張舜徽先生《補釋》亦引“如幾如式”疏證《小爾雅》，孰知莫栻揭之在前。

莫注與宋咸注相比，無疑大大前進了一步，但跟清代其他注本相比，則不免

遜色。書中對《小爾雅》至少三分之一的詞語“未詳”或作牽附之解。如《廣詁》“匠，治也”下云：“《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匠人爲溝洫’，亦治義。”“匠人”之匠明爲工匠義，卻牽附於治訓。《廣言》“明，陽也”下云：“言高而近陽者也。”竟不知《詩·豳風·七月》“我朱孔陽”之陽訓明。又《廣言》“俘，罰也”下云：“《說文》：‘俘，軍所獲也。’案：軍所獲者必囚之以示罰，故訓爲罰。”殊不知“浮”古有罰訓，俘爲浮之形誤。可以說莫注作出正確解釋的主要是常見義項，而在疑難義訓上創獲不多。不過莫氏在宋咸之後第一個注釋《小爾雅》，開清人疏證《小爾雅》風氣之先，自有其歷史地位。

在清人著作中，當代學者很推崇胡承珙的《小爾雅義證》。如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中說：“清代研究《小爾雅》的，以胡承珙的《小爾雅義證》最享盛名。”有些人還指出胡著“受到了當今學者的推崇，並取得了語言學史、訓詁學史上比同類著作高得多的地位”。^{（註 4）}事實上如果認真研讀了清人研究《小爾雅》的著作，我們會感到今人對胡著的推崇跟它實際的歷史地位不大相稱。清人研究《小爾雅》成就最大的恐怕要數王煦，而非胡承珙，理由有二。

一是王著比胡著早成二十多年，王著之前雖然已有宋咸、莫栻、孫志祖、任兆麟、錢東垣幾家注本，但這些注本的共同特點是注釋過於簡略，而且除任著外均未刊刻，王煦未得見及，說明王煦基本上是在無所借鑒的情況下從事注疏的，其難度要比踵事增華者大得多。

二是在清人的《小爾雅》著作中王著是最爲詳贍的。王著的詳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清人的《小爾雅》研究著作中，王著篇幅最大。胡著雖分十三卷，實則只有 6 萬多字，王著雖分八卷，而有 10 萬多字，篇幅是胡著的 1.7 倍。

其二，王著體例完備。王煦不僅疏證被訓釋詞，還疏解訓釋詞及宋咸的注，對常用義項也予疏證，同時還指明文字的正俗假借，其他著作一般只有疏證被訓釋詞及指明假借兩項，對常用義項往往不置一辭。例如《廣詁》：“邵、媚、旨、伐，美也。”王煦《疏》云：“《說文》：‘美，甘也。’《玉篇》：‘美，善也。’或作

4. 石雲孫《論胡承珙的〈小爾雅義證〉》，《古籍研究》1995 年第 2 期。

嫩。《周官·司徒職》云：‘嫩宮室。’《師氏職》云：‘掌以嫩詔王。’是也。”“美”在這組訓釋中是訓釋詞，其義項“美好”也是古今常用義項，然而王煦不憚其煩，仍然認真疏解，他至少告訴讀者美的本義是甘美，美異體作嫩，這兩點並不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其三，對義項的疏證王著也力求完備。試比較王著與胡著對《廣言》“廢、措、置也”訓釋組的疏證：

王煦《疏》云：

《說文》：“置，赦也。”《玉篇》：“置，立也，安置也。”按：置有棄置之義。《左氏定十年傳》云：“司馬牛置其邑與圭焉。”《周語》曰：“小怨置大德。”是也。有設置之義。東晉《古文尚書·說命》云：“王置諸其左右。”《孟子》曰：“置君而後去之。”是也。廢、措之義亦然。《禮記·曲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呂氏春秋·孝行覽》云：“父母置之，子弗敢廢。”是棄置之義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舍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設置之義也。《禮記·中庸》云：“故時措之宜也。”是亦設置之義也。

胡承珙《義證》云：

廢者，《周禮·大宰》：“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何休注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爾雅·釋詁》：“廢，舍也。”郭璞注云：“舍，放置也。”《方言》云：“發，舍車也。”案：發與廢聲近義同。

王著指出“置”有設置、廢置相反二義，“廢、措”二詞亦有此二義，疏解完滿；胡著僅釋一義，且以“措”之設置義為常見而不論，兩相比照，其著之精粗自明。

又如《廣言》“悛，覺也”下王煦《疏》云：“《左氏昭九年傳》云：‘爲是悛而後止。’是悛在止先，言覺而後止也。《楚語》云：‘庶悛而更乎？’是亦悛在更先，言覺而後更也。義實相成，微有先後之別耳。”王煦舉的兩個例子都是覺悟、悔悟的意思，與《小爾雅》的義訓相合。悛之覺悟義不見於各詞典，由王煦

《疏》知其義可信。胡承珙僅僅說：“俊者，《襄三十八年左傳》：‘亦無俊志。’注云：‘俊，改悟也。’”此例之俊究竟是改正義還是覺悟義，不是很明確，不如王煦的例證恰當。又襄公在位只有三十一年，“三十八”為“二十八”之誤。

清人徐幹在刊印王煦《疏》的後記中說：“近人特著一書闡明《小雅》者，宋翔鳳有《訓纂》，胡承珙有《義證》，錢東垣有《校證》，朱駿聲有《約注》，惟上虞王汾原先生（煦）撰《疏》八卷，最為精核。”這一評價應該說是公允的。

王著自然也有其不足之處，最突出的就是墨守《說文》。凡傳本《小爾雅》中用字與《說文》不一致者，王煦大都改從《說文》，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的，“一準許氏《說文解字》，……辨其子母與其雅俗，所以存古文也。”如《廣詁》：“敷，布也。”敷字《說文》作敷，王煦改正文為敷。《廣詁》：“挽，引也。”《說文》無挽字，王煦改挽為輓。《廣言》：“周、浹，匝也。”匝《說文》作帀，王煦改正文為帀。這種做法殊不足取。跟任何事物一樣，文字也在不斷地發展演變。作為研究者，指出字形的古今嬗變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王煦要人們回到根據小篆隸定而來的所謂“正體”上去，而置早已為大眾所認可的字形於不顧，這種刻舟求劍的思維方式，無疑是行不通的。

王煦《疏》在引據上有時存在張冠李戴、引文不準的問題。如《廣詁》“最，叢也”下疏云：“《史記·周本紀》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按：《周本紀》三家注均無此引文，徐廣說實見《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丘”句下集解所引，王氏誤記。又如《廣獸》“雞雉所乳謂之窠”下王煦《疏》云：“左思《蜀都賦》云：‘推惟蜀雞與鵠鵠同窠。’蓋鵠鵠性拙，不能為巢，往往居牆穴之中，故太沖取以為喻也。”按：左思《蜀都賦》中並無此語，實出左思《魏都賦》，原作“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王氏引此旨在證明“雞之所乳謂之窠”，今原文並無雞字，則引用成附贅懸疣。不過引據不準是古代大多數學者常有的缺點，蓋時代風氣及學術條件使然，我們不應單單深責于王氏。

另外，王煦誤把宋咸注當成李軌注，不能不說是失考。李軌注宋代就已經亡佚了，王煦對此看來並不清楚。宋翔鳳、葛其仁、胡承珙等人籠統地把宋咸注稱為“舊注”，也沒搞清楚傳本《小爾雅》中的注出自誰氏之手。今天這個問題雖已很明確，但不知個中底細的人也仍然存在。許嘉璐主編《傳統語言學辭典》（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小爾雅疏”條在介紹王煦《疏》時說：“煦用東晉李軌

《略解》，據各本及群書所徵引者，讎校訂正，作為義疏。”這反映了我們對《小爾雅》缺乏研究的現狀。

胡世琦的《小爾雅義證》從未刊刻，《清史稿·藝文志》也未著錄，因此學者們對其人其書知之甚少，有關的簡介又頗多歧異含混之辭，令人不知所從。不少人認為其書已經亡佚。如胡朴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撰寫的《中國訓詁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9 年版）中介紹說：“所著之《小爾雅義證》未刻，稿已佚。宋珩有序一篇，言之極詳。”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云：“書稿未刻，僅存宋珩序一篇。”《傳統語言學辭典》“小爾雅疏證”條：“或作‘小爾雅義證’。清胡世琦撰。全書 5 卷，未刻，稿已亡佚。宋珩有序一篇，言之極詳。……書目見《清史稿》。”事實上作者手稿至今猶存，臺灣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出版的《清代稿本百種彙刊》中收有此書（即《彙刊》第 12 冊）。由於得見胡氏手稿，有關其書的一些是非可迎刃而解。胡書凡十三卷，而非五卷。序其書者乃其同鄉好友朱珩，而非宋珩。《傳統語言學辭典》說“書目見《清史稿》”，此亦想當然之辭，《清史稿》並無著錄。

胡世琦的《義證》約有 8 萬字，是清人的《小爾雅》注解中除王煦的《小爾雅疏》外最為詳贍的一部。洪亮吉評價說：“書中以古音求古誼，以古誼證古經傳，旁推交通，無不極其精審，此必傳之作也。”段玉裁評價說：“真《小爾雅》之功臣也。校之也精矣，考之也博矣。”這些話是洪、段二君在給胡世琦的信中說的，固然不無溢美之處，但胡氏《義證》確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首先，胡氏很注意繫聯同源詞，使讀者看到詞與詞之間的內在聯繫。如《廣言》“衍、演，廣也”條下云：“衍、演亦為雙聲疊韻字。……上云‘延，散也’，延、演亦雙聲疊韻字。”又《廣言》“揭，擔也”條下云：“《說文》：‘竭，負舉也。’《禮運》：‘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鄭注云：‘竭，猶負戴也。’《春秋成公二年左傳》：‘桀石以投人。’杜注云：‘桀，擔也。’竭、桀、揭義亦相通。”這一點與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類似。

其次，胡氏廣泛鉤稽唐代以前典籍中引用《小爾雅》的資料，這不但給《小爾雅》的訓釋提供了可靠的例證，同時也有助於辨正傳本或前人引用的訛誤。例如《廣詁》“皆，因也”條胡氏據《文選》李善注所引《小爾雅》改皆為階，又《廣詁》“經，過也”條胡氏據李善注所引改經為淫，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妨

來跟其他注本作一比較。王煦《疏》云：“《說文》：‘皆，俱詞也。’俱詞即因義。”俱即都、皆之義，哪有因義？宋翔鳳《訓纂》：“皆與偕同。”偕也無因義。張舜徽《補釋》謂因有親義，而《說文》“皆”訓俱，“俱與親義近，故皆有因訓。”說與王煦相若，亦未見其理。諸說均不及胡氏切當。《四部叢刊》本《小爾雅》即作階，可證皆為誤字。因有憑藉義。《孟子·離婁上》：“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階本義為臺階，臺階為升降之憑藉，故引申為憑藉之義。《左傳·隱公三年》：“將定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杜預注：“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階之為禍”謂憑藉其得寵的條件製造禍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 1995）云：“階，階梯之意，此作動詞用，謂留作禍亂之階梯。”未確。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此亦憑藉之義。

其三，胡書中有不少獨到之見，為其他注本所不及。例如《廣言》：“稽，考也。”稽用於考查義是很常見的，但其本義為停留。《說文》：“稽，留止也。”考查義與停留義是沒有什麼聯繫的，所以考查義應屬假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為是“計”的假借。胡世琦認為是“𠂔(ji)”的假借。他說：“《說文》：‘𠂔，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引《周書》‘𠂔疑’，今《書·洪範》作‘稽疑’，稽假借字。”胡說可信。《說文》的“讀與稽同”就是向人們揭示𠂔典籍中常寫作稽的假借現象。又《集韻·齊韻》云：“𠂔，一曰考也。或作𠂔，通作稽。”亦可為證。稽、𠂔均見母脂部，古音相同。又如《廣器》：“較謂之幹。”較指車廂兩旁欄板上的橫木，起扶手的作用。稱較為幹僅見《小爾雅》，而且典籍中也無用例可以證實，故此訓有疑。胡世琦提出：“本文幹當為軒，以字形相近而訛。”此說可從。較有車廂的意思。《後漢書·輿服志上》：“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梁劉昭注引東漢服虔《通俗文》曰：“車廂為較。”軒也有車廂之義。《字彙》：“軒，車廂也。”《晉書·輿服志》：“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故訓軒為較。

另外，胡氏所據的底本跟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四部叢刊》本、《說郛》本、《漢魏叢書》本、《顧氏文房小說》本等都不一樣。胡書中收錄了石品肅和黃丕烈給胡氏的信各一封，從中可知胡世琦曾向石、黃二人借過《小爾雅》的古本。石品肅在信中說：“至詢前校元人鈔本，係相傳舊抄，謂出於元人，亦刻本也。此外又有明刻七卷本，係故人袁壽階物，一時不在案頭，俟續校寄呈覽。”黃丕烈在信中

說：“所需《小爾雅》已代覓一本，用元人抄本校上，祈察收之。弟所藏更無古於是者。”這說明胡氏所用的底本為元本，可以給我們的校勘提供一些版本依據。例如《廣詁》：“寒，略也。”寒沒有略取的意思。王煦《疏》云：“寒當與擥通。《說文》：‘擥，拔取也。南楚語。’引《楚辭》曰：‘朝擥阨之木蘭。’今《楚辭》本作擥，蓋從手從寒省。此則省手作寒，或古字通也。”宋翔鳳《訓纂》云：“寒通作擥。”大家都認為寒應該是擥字，但沒有版本依據。胡氏《義證》即作擥，云：“擥本或訛作寒，壞字也。”寒為擥之壞字的看法最為切實，正如《廣詁》之階壞作皆一樣，“或古字通”及“通作”說都是沒有根據的。又《量》“鍾二謂之秉”下云：“各本‘鍾二’下脫‘有半’二字，又脫‘秉十六斛也’五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引《小爾雅》：‘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今據以補正。”傳世各本均無“有半”二字，皆有“秉十六斛也（或無‘也’字）”，然胡氏所見各本均無此七字，當屬原貌。《小爾雅》全書沒有對所訓之詞作進一步解釋的條例，故疑“秉十六斛也”當為《御覽》編者所加的注語，原為小字，後混入正文，後人遂據之而補入傳世之本當中。

當然，胡世琦的《義證》也存在一些失誤。如《廣言》：“度，居也。”胡世琦改度為宅。云：“宅各本訛作度。《漢書·韋元成傳》臣瓚注：‘古文宅度同。’因之俗刻遂以宅為度耳。今改正。”度用於居住義是宅之假借，典籍常見，如《詩·大雅·皇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度，居也。”《小爾雅》編者據以采入，故其原文即作度，改之無謂。《小爾雅》篇名《廣鳥》或作《廣鳥》，清代其他學者都沒有注意到一問題，皆作《廣鳥》。胡世琦雖然注意到這一異作，但以鳥字為是。他在“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雁是也”句下說：“鳥俗本訛作鳥，並《廣鳥》之鳥亦訛作鳥，今改正。”按：《小爾雅》此篇所釋全為不同種類之鳥，不及其他鳥名，故篇名應以《廣鳥》為是。蓋古來皆以為《小爾雅》為增廣《爾雅》而作，《爾雅》有《釋鳥》篇，而鳥、鳥二字又形體相似，因以為《小爾雅》此篇應為《廣鳥》。篇中“陽鳥”應為“陽鳥”。《文選·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李善注：“《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此為神話中三足鳥。《本草綱目》卷四十七《禽一·陽鳥》引唐陳藏器曰：“陽鳥出建州，似鸛而殊小，身黑，頸長而白。”此為鳥之一種。《小爾雅》所言皆為現實中不同種類之鳥，故應指後者。又《小爾雅》

全書無舉例之例，“鴻雁是也”應為後人注語。《書·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安國傳：“隨陽之鳥，鴻雁之屬。”此即後人注語之所本。蓋“陽鳥”誤作“陽烏”，後人因據孔傳注“鴻雁是也”四字，進而混入正文。“陽鳥”既有《禹貢》作證，人們有意無意皆以篇名為《廣鳥》矣。鴻本或作鳩，鳩為鴻之訛誤。鴻之水旁手寫常作連筆，近似一撇，故訛作鳩。胡氏用很長的篇幅論證鳩屬陽鳥，可謂治絲益棼，徒勞無益。這都是校勘之失。

釋義方面也有不少失誤。如《廣言》：“續，抽也。”胡氏改續為讀（葛其仁《疏證》及胡承珙《義證》說同），云：“讀俗本訛作續，今改正。”讀確有抽訓。《詩·鄘風·牆有茨》：“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此說雖然可通，但改續作讀，畢竟無版本依據。按：續字《四部叢刊》本作紬，當為紬之訛誤。紬古或作綯。《集韻·宥韻》：“綯，緒也。或作紬。”綯字少見，不識者誤認為續字而改作續。紬之訓抽，典籍常見。《廣言》：“舒，長也。”胡世琦《義證》：“《廣雅》：‘舒，遲也。’又云：‘遲，長也。’《詩·采芣篇》：‘行道遲遲。’傳云：‘遲遲，長遠也。’《出車篇》：‘春日遲遲。’遲遲亦長義。”此說未得。舒之訓遲乃遲緩義，非長久義，不得因遲有長久義而謂舒亦有長久義，此所謂偷換概念。按：舒字《四部叢刊》本作杼，杼古有長訓。《方言》卷三：“《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杼，燕謂之杼。”《文選·左思〈魏都賦〉》：“巷無杼首，里罕耆耄。”晉張載注（今本無注者名氏，此據胡克家《文選考異》）引《方言》為解。《洛陽伽藍記·景寧寺》：“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短髮”與“杼首”相對。《廣雅·釋詁二》：“杼，長也。”王念孫疏證：“杼或作杼。……長與久同義，故長謂之杼，久謂之佇。《爾雅》：‘佇，久也。’《邶風·燕燕篇》：‘佇立以泣。’毛傳：‘佇立，久立也。’《說文》：‘佇，長眙也。’通作佇。《楚辭·九章》云：‘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杼、佇、佇並音直呂反，其義同也。”各本作舒者，蓋杼或作杼，舒、杼同音（皆書母魚部），故誤作舒。《廣訓》：“諸，之乎也。”胡世琦云：“古之與是通用。乎者，似是而非疑詞也。今俗語猶謂強辨是非為‘之乎’，又轉為‘支吾’，為‘枝梧’，今人但知有‘支吾’、‘枝梧’字，不知‘之乎’正其字也。”按：諸即代詞“之”與語氣詞“乎”的合音。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王引之《經

傳釋詞》第九：“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胡氏將“之乎”牽附爲“支吾”之本字，殊無理據。

總的來說，胡氏《義證》在清人注本中是一部引據廣博、釋義詳贍的著作，所得多於所失，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其所依據的底本爲黃丕烈等人所藏的元本，今已不存，考校《小爾雅》時很有參考價值。

胡承珙的《義證》是清代的又一部重要的《小爾雅》注本。胡氏撰著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爲了駁難戴震。戴震在清代的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書〈小爾雅〉後》一文中說：“《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傳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註5)胡氏不同意戴震的這種觀點，他認爲《小爾雅》是古小學遺書，爲此他“援引古義，一一辨解，因復原本雅故，區別條流，又采輯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爲義證，略存舊帙之仿佛，間執後儒之訾議。”（《小爾雅義證自序》）出於證明傳本《小爾雅》不僞的需要，廣泛鉤稽漢代魏晉舊注中與《小爾雅》相合的訓釋及唐代以前引用《小爾雅》的資料就成了胡著最顯著的特色。儘管他這種做法並不能證明他的觀點，因爲漢魏舊注與《小爾雅》的“相合”也可以是後世僞造《小爾雅》的證據，但他揭示的資料還是很有價值的。這些資料不僅可以證明《小爾雅》的訓釋是可信的，還可用來訂正傳本《小爾雅》中的訛誤脫漏。例如《廣詁》“隤，深也”下胡氏指出：“《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清義貫幽隤’、陸士衡《演連珠》‘是以天地之隤該於六位’李善注並引《小爾雅》曰：‘隤，深也。’《後漢書·方術傳序》‘皆所以探抽冥隤’章懷注引《小爾雅》曰：‘隤，深也。’隤近本誤作頤，今訂正。”頤爲隤之形誤。

在胡氏之前，已有王煦、宋翔鳳、葛其仁等人的著作刊行于世，胡氏可以斟酌損益，取精用宏，因而其疏證大都比較準確，這大約就是後人推重胡著的原因。例如《廣詁》“仞，塞也”下王煦《疏》云：“塞有滿義，故仞亦訓爲塞也。”意謂仞無填塞義，《小爾雅》之塞取滿義。葛其仁《疏證》：“下文：‘仞，滿也。’此訓爲塞，義相引也。”葛氏無例證。胡承珙《義證》：“《海內北經》（按：應爲《海外北經》）：‘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注云：‘掘塞之，而三沮陷也。’《史記·

5. 見《戴震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

殷本紀》：‘充仞宮室。’《淮南子·本經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仞、忍並與仞同。”“充仞（忍）”之仞（忍）為滿義，與堵塞義有別。《海外北經》之仞確為填塞義。仞本長度單位，其用於填塞義則為仞之假借。胡氏舉出例證證實“仞”有填塞義，比前人邁進了一步。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這是學術研究的正常現象。

關於胡著參考前人成果的情況，胡氏雖無明言，然比照而讀之，不難見其因襲之跡。今舉三例以明之。(1)《廣詁》“涼，佐也”下宋翔鳳《訓纂》云：“東晉《尚書·畢命》正義引《釋詁》：‘亮，佐也。’今《爾雅》無此文，蓋即據此而易亮字，以就正文爾。”胡氏《義證》云：“《書·畢命》正義引《釋詁》：‘亮，佐也。’今《爾雅》無此文，蓋即用《小爾雅》而易涼為亮，以就正文爾。”(2)《廣詁》“隤，深也”下葛其仁《疏證》云：“《荀子·正名篇》：‘噴然而不亂。’楊倞注：‘噴與隤同。隤，深也。’”胡氏《義證》同。今查原文，作“噴然而不類”，楊倞注云：“噴，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隤同，深也。”胡氏因襲葛書，故與葛書全同。(3)《廣詁》“經，過也”下宋翔鳳《訓纂》曰：“經當作淫。《文選·七發》注引《爾雅》：‘淫，過也。’今《爾雅》無此文，當是《小爾雅》。”葛其仁《疏證》徑改正文為淫，云：“淫，舊本作經。《文選·七發》注引《爾雅》：‘淫，過也。’案：《爾雅》無此文，今據改。”說與宋氏同。胡氏《小爾雅補遺》曰：“或謂《廣詁》云‘經、屑、省，過也’，經當為淫，未知是否。”此“或謂”即指宋葛二氏。由此可見，胡著是在參考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成的，我們在肯定他的成就的同時不應忽略了這一因素。

宋翔鳳的《訓纂》一般只訓釋他認為有必要訓釋的詞，所以詳者甚詳，簡者甚簡。如在《廣名》“諱死謂之大行”條下宋氏有六百多字的注文，而在《廣詁》“皆、附、襲、就，因也”條下僅有“皆與偕同”一語。書中時有勝義。如《廣言》：“姓、命、孥，子也。”王煦《疏》：“命與姓通。《周語》云：‘不亦瀆姓乎？’韋昭引唐固、賈逵注云：‘姓，命也。’命與姓通，故亦得訓為子也。”葛其仁《疏證》、胡承珙《義證》說同。典籍未見用命於子義之例，諸說牽附。王煦《疏》又曰：“或云依上下文例，當為衍文。”然宋咸注云：“命未詳。”知宋時傳本有命字，未必為衍文。宋翔鳳《訓纂》曰：“命無子義，當作：‘姓，命也。孥，子也。’”較諸說允當，可以信從。

清人在《小爾雅》研究方面雖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點。舉其瑣瑣大者，約有四端。

其一，只引古有此訓，不問此訓在原句中是否能通。如《廣詁》：“宿，久也。”王煦《疏》及胡承珙《義證》都引《莊子·徐無鬼》：“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釋文：“宿，積久也。”此例之“宿”與“樂”對文，應為動詞，“宿名”為謀取名譽之意（請參俞樾《諸子平議·莊子三》），解為積久實不可通。又《廣詁》：“沒，滅也。”葛其仁《疏證》和胡承珙《義證》都引《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杜預注：“沒沒，沈滅之言。”杜注難通。楊伯峻注云：“沒沒猶言昧昧，不明白，糊塗。”可從。又《廣言》：“投，棄也。”清人疏證皆引《詩·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毛傳：“投，棄也。”這裏的“投”應該是投擲、扔的意思，釋為丟棄並不確切。

其二，一旦古注中沒有與《小爾雅》相合的訓釋，往往不得要領。如《廣詁》：“岸，高也。”王煦《疏》：“《詩·大雅·皇矣》云：‘誕先登於岸。’毛傳：‘岸，高位也。’《爾雅》云：‘望厓灑而高，岸。’《說文》：‘岸，水厓而高者。’”宋翔鳳、葛其仁、胡承珙的疏證都一樣。《小爾雅》訓釋為“高”，他們卻用涯岸之義作解釋，顯然齟齬不合。《廣言》：“蕪，草也。”王煦《疏》云：“《說文》：‘蕪，蕪也。’‘無，豐也。’引《商書》曰：‘庶艸繁無。’徐鍇曰：‘今人書繁無作蕪，蕪，盛也。’然則草盛曰蕪，故因以蕪為草也。”宋翔鳳《訓纂》：“《說文》：‘蕪，蕪也。’蕪、蕪亦取眾艸之義。”葛其仁《疏證》：“《釋草》‘蘄苴蕪蕪’注：‘香草。’又‘須蕪蕪’注：‘蕪以（似之誤）羊蹄，葉細，味酢，可食。’”王煦承認蕪有草義，但舉不出例證，等於沒有作疏。宋翔鳳否認蕪有草義。葛其仁試圖用“蕪蕪”“須蕪蕪”這樣的專名加以疏通。只有胡承珙舉出了南朝宋顏延年《秋胡詩》“白露生庭蕪”的例證，算是最終解決了問題。其他像《廣言》“輶，輿也”、《廣器》“垆，地也”等訓釋下清人疏證都不得要領。

其三，疏證牽強附會。如《廣詁》：“詣，進也。”葛其仁《疏證》：“古以所至為詣。《文選·洞簫賦》注引《蒼頡篇》：‘詣，至也。’”胡承珙《義證》：“《說文》云：‘詣，候至也。’《繫傳》云：‘徑候而詣之也。’”這些引證中的“詣”是造訪或到某地之義，與“進”的前行義並不相同。《漢語大字典》認為詣訓進指進獻義：“詣，進獻。《小爾雅·廣詁》：‘詣，進也。’漢高誘《淮南子·敘》：‘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此說未得。“詣上”謂到皇上跟前。試比較：《晏子春秋·雜下十》：“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詣上”與“詣王”意思一樣，未可解為進獻。竊謂詣之訓進，就其大同而言，並不是說詣真有進義。詣為前往某地，進為前行，二義近似，故訓詣為進。又《廣詁》：“事，力也。”王煦《疏》：“《周禮·夏官·司勳職》云：‘事功曰勞。’高誘《國策》注：‘事，役也。’又云：‘事，治也。’《荀子·王霸篇》楊倞注：‘事，任也。’又《性惡篇》注：‘事，為也。’皆與力義相成也。”葛其仁《疏證》：“《周禮·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注：‘事，功力之事。’”力並無役、治、任、為、功力之事等意思，這些疏解不免牽強。我們認為力指努力。事也有努力的意思。《韓非子·五蠹》：“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事力”即努力、勉力之意。《爾雅·釋詁上》：“事，勤也。”勤亦勉力之義。今言“力爭”“力戒”，力亦努力之義。

其四，對詞義的由來一般不作任何說明。如《廣言》：“薄，迫也。”“瞢，慚也。”“宣，示也。”根據《說文》，薄的本義是草木叢生之處，瞢的本義是視力模糊不清，宣的本義是天子的宣室，薄何以會有迫近之義？瞢何以會有慚愧之義？宣何以會有顯示之義？這些問題對詞彙學和文字學都是很有意義的，而前人均付闕如。

總之，清人的《小爾雅》研究雖然達到了歷史的高度，但今天看來仍有諸多不足，需要我們去加以完善。

三、二十世紀以來的《小爾雅》研究

補正清人在《小爾雅》研究上的缺失、將《小爾雅》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本來是二十世紀的學者們該作的工作，遺憾的是二十世紀的《小爾雅》研究反而落入低谷。百年之內只出版過一部校注本，另有十幾篇論文及語言學史、訓詁學史等著作中的一般介紹而已。

張舜徽四十年代撰寫的《小爾雅補釋》約有七千餘字，提出了一些新見。如《廣詁》“率，勸也”下云：“《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柄也。’囿下云：‘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名曰囿。’然則囿有誘義矣。

今俗尚稱誘曰囿，古語也。率字亦有誘意，與囿意同。于文，上象絲網，下象竿柄，旁象米物，所以囿鳥者。今湖湘間猶稱誘騙曰率，亦古語也。勸與誘義同，《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夫子善勸導人也。”張氏喜歡用“因聲求義”之法訓釋詞義。如《廣詁》“封、莫、莽，大也”下云：“封之爲言豐也；莫、莽又一語之轉。宋氏《訓纂》以莫爲幕之假借，謂幕爲大帳，故莫訓大；蟒爲王蛇，故莽訓大。此則殊昧於音理，訓詁遂廢。”又《廣詁》“頒、賦、鋪、敷，布也”下云：“凡唇音字，多有廣博之義。頒、賦、鋪、敷、布，俱一語之轉。”張氏的方法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本義爲徵收賦稅的“賦”用於頒佈義是由於布、賦一語之轉的緣故呢，還是賦自身引申的結果？我們認爲“一語之轉”只可用來說明詞與詞之間的同源關係，並不能用來說明詞義的由來，因爲具有“一語之轉”關係的詞不一定具有同義關係。例如楊樹達證明鶴源于唯，^(註6)我們可以說鶴、唯一語之轉，但鶴是鳥名，唯是白色，二者沒有相同的義項。即便鶴有白色的義項，我們恐怕也不能說這一義項是由於鶴、唯一語之轉而產生的。所以要說明賦的頒佈義的由來，或者求之於賦的各個義項之間的聯繫，或者求之於字形的假借，僅僅指出“一語之轉”是無濟於事的。從這一原則來看，宋翔鳳的做法更爲切實具體，並不會造成“訓詁遂廢”的危險。

其他一些論文，有的對《小爾雅》作一些概括的介紹，如遲鐸的《〈小爾雅〉初探》（《陝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4期），黃懷信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古典辭書——〈小爾雅〉》（《辭書研究》1988年第1期），趙伯義的《〈小爾雅〉概說》（《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年第1期）；有的探討《小爾雅》的成書年代，如趙伯義的《〈小爾雅〉成書年代述評》（《河北師院學報》1986年第4期），郭全芷的《〈小爾雅〉產生時代初探》（《淮北煤師院學報》1996年第1期）；有的評介胡承珙的《義證》，如趙伯義的《論胡承珙的〈小爾雅義證〉》（《河北師院學報》1985年第3期），石云孫也有同題論文（《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有的反駁戴震《小爾雅》非古小學遺書的說法，如趙伯義的《戴震〈小爾雅〉“非古小學遺書”說質疑》（《寧夏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有的則是閱讀劄記，如戴建華的《讀〈小爾雅〉》（《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2期）。這些論文雖說不無真知灼見，但總的來說缺乏深入細

6. 《積微居小學述林·釋唯》，中華書局1983年版。

緻的探討，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該澄清的問題沒有得到澄清，所以在許多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如《小爾雅》產生於何時？書的本名究竟是《小雅》還是《小爾雅》？《小爾雅》是何時采入《孔叢子》的？許慎是否提名引用過《小爾雅》？等等。就拿《小爾雅》第九篇的篇名來說，現代學者都說成《廣鳥》，實則應為《廣鳥》，遺憾的是迄今未見有誰辨正。

《小爾雅》的產生時代是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曾提出過秦代說、西漢說、漢魏之際說、先秦至魏晉陸續增廣說等觀點，但沒有一說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原因在於證據都不充足。秦代說的主要根據是《小爾雅》舊題孔鮒撰，孔鮒為秦代人，故以為《小爾雅》撰成於秦代。然而《小爾雅》題孔鮒撰始於北宋，此前載籍從未言及《小爾雅》撰者，這樣的依據自然是不可靠的。西漢說的主要根據是《漢書·藝文志》已著錄《小爾雅》，《漢志》是根據西漢劉歆的《七略》改編的，故以為《小爾雅》成書於西漢。問題是不少學者不承認傳世《小爾雅》即《漢志》所載之本，他們認為傳世《小爾雅》是後世偽造的，所以要證成西漢說，就得把偽造說駁倒，可惜他們對偽造說的反駁是軟弱無力的。他們的得力“武器”不外兩件，一是說許慎在《說文》中提名引用過《小爾雅》，二是說《小爾雅》的義訓多與漢儒的典籍傳注相合，以此表明漢儒引據過《小爾雅》。這兩條根據都是有問題的。漢魏之際說的主要根據是傳世《小爾雅》是從《孔叢子》中抄出別行的，《孔叢子》被認為是漢魏之際偽造的，故《小爾雅》亦然。事實上《小爾雅》是南北朝至隋代期間才采入《孔叢子》的，《小爾雅》的編撰與《孔叢子》無關。陸續增廣說並沒有具體指出哪些內容是哪個朝代增補的，因而無從取信於讀者。

筆者撰有《〈小爾雅〉考實》一文（《文史》第59輯），對有關《小爾雅》書名、作者及成書時代的是非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辨，認為《小爾雅》的主體撰成於西漢，東漢至宋遞有增刪。此外，筆者尚有《〈小爾雅〉異文研究》（《文字學論叢》第一輯，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小爾雅〉文字訛誤辨正》（《語言研究》2002年第1期）、《〈小爾雅〉疑難義訓溯源》（《煙臺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胡世琦及其〈小爾雅義證〉考述》（《文獻》2003年第2期）、《從〈說文〉看〈小爾雅〉之本字》（《說文學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等論文，《異文研究》一文對《小爾雅》不同版本的異文是非作了全面的評判清理，《訛誤辨正》一文揭示了《小爾雅》中迄今尚未發現的一些文字訛誤，《義訓溯源》對《小爾雅》中的一些疑難義

訓的由來進行了考索，這對恢復《小爾雅》原貌、正確理解《小爾雅》義訓不無價值；《考述》一文對胡世琦及其《小爾雅義證》進行了全面的考辨和評議，考明胡著撰成於 1810 年，澄清了學術界目前對其人其書的諸多錯誤認識。

據有關介紹，黃懷信著有《小爾雅校注》一書，全書 164 千字，1992 年 3 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書前有李學勤先生的序。序中介紹說：黃著“以明翻宋淳熙本為底本，作出校記，然後廣泛徵引古注及清人各種箋注，擇善而從，間出新義，作到言必有據，力求簡明，沒有某些注本冗長蕪雜的流弊。”但此書只印了 1000 冊，流通不廣，我們在許多圖書館都未能找到該書，具體內容不得而知。

不過最近筆者見到了黃懷信的另一部著作《小爾雅彙校集釋》。其彙校主要以明翻宋淳熙本、顧氏文房本、子彙本、漢魏叢書本、明翻宋巾箱本、廣漢魏叢書本、續百川學海本、指海本、宛委別藏本九種版本為代表，著其異同，而以翻宋淳熙本為底本。集釋部分彙集了宋咸以來的 12 家注本的主要觀點，凡諸說相同者只取最早一家；諸說略同者，或取較完備之說，或各摘其要。本書的優點正如作者自己在《後記》中所說的，“彙校其眾本而詳明異同，萃集其眾說而彙為一編，使讀者持一本如眾本在手，覽一編而眾說畢見”，給讀者以極大的方便。其缺憾是僅事彙集而無所案斷，述而不作。倒是書前的《小爾雅源流》一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對《小爾雅》諸多方面的看法。有些觀點與筆者是一致的，如認為其書本名為《小爾雅》而非有些學者所說的《小雅》，但論據與筆者不盡相同。有些觀點則是站不住的，如認為今傳《小爾雅》就是《漢志》著錄之書，沒有後人的附益。朱駿聲在《小爾雅約注序》中指出：“如走為我、戈為句子戟之屬，或為附益。”黃文反駁說：“《戰國策·齊策》齊劫謂田巴曰：‘走弟子年十二’云云，走正作我用，是‘走，我’之義戰國已有。《考工記·冶氏》鄭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當為朱氏所據。然考《方言》之‘戈’，郭璞注亦曰：‘今句子戟也。’句子戟之稱後漢鄭玄與東晉郭璞既得共之，前漢未必就無其名。因此，不得定為附益。”經查檢，《戰國策》中並無“走弟子年十二”之語，此語見《太平御覽》卷 385 引《魯連子》，“齊劫”應為“徐劫”。《魯連子》今已亡佚，類書所引難以為憑，西漢以前（包括西漢）典籍未見“走”作“我”用之例。鄭玄既然明言“今句子戟”，則“句子戟”為東漢始有之名可知，事實上西漢以前典籍中也未見其例，黃文卻據郭璞亦有“今句子戟也”語得出“前漢未必就無其名”的結論，匪

夷所思。

關於《小爾雅》的成書時代，黃文認為書成于西漢成帝之時，主要理由是：

漢景帝諱啟，《小爾雅·廣詁》有“啟，開也”；武帝諱徹，《廣詁》有“徹，達也”，《廣言》有“啟，開也”（琳按：《廣言》無此條，此處恐有差錯）；昭帝諱弗陵，《廣詁》有“駕、秉，凌也”；宣帝諱詢，《廣詁》有“旬，治也”；元帝諱奭，書中有同音字“適”、“飾”（琳按：西漢時期“奭”在職部，“適”在錫部，並不同音）；成帝諱驁，書中無驁及同音或音近字；哀帝諱欣，《廣言》有“炊、晞，乾也”。可見諸帝皆不避，獨于元成似避。是純屬偶然，還是措意所為？不敢妄斷。不過以避諱成例論之，至少在景、武、昭、宣、哀之世，不會有此等文字出現。那麼，也就只有在元、成之世，才有出現的可能。因此，結合上論，我們毋寧斷言，《小爾雅》始作於元帝、作成于成帝之世，或者直接說成書于成帝時代。

此論貌似有理，其實不然。漢字中疑母宵部的字本來就不多，而且多屬不常用之字（如“聲螫璈澈”之類），在僅有 1930 字的《小爾雅》中不出現“驁”及其同音字應屬正常現象，恐與避諱無關，要不然《爾雅》中也無驁字，莫非《爾雅》也成書于成帝之世？

在將成書時代確定為成帝的基礎上，黃文進一步指出其作者為元成之世的孔仲驩、孔子立父子，理由是此二人符合他限定的《小爾雅》作者的五個條件，即兼治《詩》、《書》、《禮》、《春秋》三傳，元成時代人，見及《周禮》，熟悉當時的京畿雅言，必須是孔家人物。這些條件未必能成為判定作者的條件。我們在前面所業已指出，《小爾雅》成書于成帝之世的理由不能成立，那麼“元成時代人”的條件就落空了。黃文根據《小爾雅》被後人編入《孔叢子》而將其作者定為孔家人物也難以叫人信從。《孔叢子》卷下《連叢子·敘世》中有這樣一段話：“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小爾雅》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漢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改編的。如果《小爾雅》真是出自孔子立之手，作為朋友的劉歆豈有不知之理？可見《小爾雅》的作者不可能是孔仲驩、孔子立父子。

另外該書的版權頁上注明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 月出版，但書前李學勤先生的序卻作於 2003 年 7 月 10 日，不知 7 月份的文章是怎麼進入 1 月份已經出版的書中的。

總的來說，現代學者對《小爾雅》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是不夠的。這種忽視《小爾雅》的現狀給我們的語文建設帶來了不少消極影響。

其一是大型辭書往往失引《小爾雅》，影響了辭書質量的提高。例如《漢語大字典》在“該”的“具備”義下引《廣韻·哈韻》“該，備也”為證，“肆”的“延緩”義下引《玉篇》“肆，緩也”為證，“列”的“陳列”義下引《廣雅·釋詁三》“列，陳也”為證，“略”的“巡行、巡視”義下引《廣雅·釋詁一》“略，行也”為證，事實上與此完全相同的解釋在《小爾雅》中都有，引據《小爾雅》可以使我們的溯源工作做得更好。《小爾雅·廣器》有“垆，地也”之訓，《大字典》“垆”下解釋說：“方言。田地。如田垆。多用於地名。如合傘垆（在貴州省）；儒垆（在廣東省）；蒙排垆（在廣西省）。”《漢語大詞典》釋義略同。兩部大型辭書都失引《小爾雅》，這會使查檢者誤以為垆是個現代方言詞。清儒不知垆有田地義，故皆改垆為垆，且作牽強之解。又如《大詞典》“縮”下失收“抽引”的義項，而《小爾雅·廣言》中有“縮，抽也”的訓釋。《小爾雅·廣器》中有豁字，《大字典》失收。《小爾雅·廣鳥》有“燕鳥”一詞，《大詞典》失收。

其二是由於《小爾雅》沒有整理本，人們在引據《小爾雅》時易出差錯。如《大字典》在“竈”的“墓穴”義下引《小爾雅·廣名》“壙謂之竈”為證，未得其義。《說文》：“竈，穿地也。”義為地上挖墓穴。《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竈。”鄭玄注：“鄭大夫讀竈皆為穿，杜子春讀竈為竈，皆謂葬穿壙也。”賈公彥疏：“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壙，故云甫竈也。”壙也是挖地營造墓穴的意思。《說文》：“壙，塹穴也。”段玉裁注：“謂塹地為穴也。”塹即挖掘之義。可知《小爾雅》之竈為動詞，《大字典》引據不當。又《大字典》“秤”下引《小爾雅·廣衡》：“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又引宋翔鳳《訓纂》曰：“舊注：‘秤，十五斤；鈞，三十斤。’”“舊注”就是宋咸注，徑引宋咸注即可，蓋編者不詳，因轉引《訓纂》。《大詞典》“烏啄”條下云：“葛其仁《疏證》引《釋名·釋車》：‘[梘] 所以梘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舛誤殊甚，難以卒讀。正確的引文應該是：“梘，扼也，所以扼牛頸也。

馬曰鳥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

由此看來，爲了使《小爾雅》在文化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小爾雅》整理本。鑒於這種情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以很快的速度於2002年9月出版了筆者撰著的《小爾雅今注》，相信會大大方便學者們對《小爾雅》的研究利用。該書共233千字，有三個特點。

一是在認真研讀前人注本的基礎上，採擷其精華，辨正其紕繆，對前人成果進行了一次深入細緻的總結。例如《廣詁》：“彌，久也”下注云：

《說文》無彌字，然有彊字，釋為：“弛弓也。從弓璽聲。”或謂彌即彊之異體。《玉篇》：“彌，大也。彊，同彌。”朱駿聲通訓：“彊，弛弓也。字亦作彌。”段玉裁不以為然，他說：“弛弓者，彊之義，彌非弛字也。《玉篇》以為今之彌字，《廣韻》以為玉名，皆非是。”竊謂異體之說未可輕非。爾聲字有滿盛義。《說文》：“滿，滿也。”“藹，華盛也。”“璽，王者印也。”璽在先秦並不專指帝王之印，專指帝王之印是秦始皇以後的事，本義應為體積較大的印章。大義與滿盛義是相通的。《說文》：“纒（shī），粗緒也。”絲緒粗壯謂之纒，印章粗大謂之璽，皆因盛大而得名。彊既從璽聲，疑《說文》“弛弓”當為“張弓”之誤，張弓講究滿盛，故從璽聲。從璽與從爾同，故《廣韻·獮韻》獮異體作彊。彌亦有張弓之義。《字彙》：“彌，弓張滿也。”則彊、彌同義，可知二字互為異體。彌字西周金文已見，則彊當為彌之後出俗體，典籍亦未見使用。

彌之本義應以《字彙》“弓張滿”之訓為確。由滿盛引申為久長。《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孔穎達疏：“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先秦有“眉壽”一詞，義為長壽。“眉壽”何以有長壽義，約有三說。《詩·豳風·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毛傳：“眉壽，豪眉也。”孔穎達疏：“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此一說也。夏淥《“眉壽”釋義商榷》（《中國語文》1984年第4期）謂“眉”為“彌”之假借，彌為盛滿，故“眉壽”為滿壽。此二說也。張曉鶯《“眉壽”釋義》（《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3期）對夏淥說加以修正，認為金文常言“眉壽無疆”，若釋“眉壽”為“滿壽”，則與“無疆”相矛盾。張文認為“眉”為“彌（mí）”之假借，《說文》：“彌，久長也。”故“眉壽”為長

壽。此三說也。豪眉說固爲望文生訓，不足辯駁。滿壽說雖不如長壽說爲洽，然滿壽即高壽、長壽，二義自可相通。彌字典籍未見使用，而彌字在西周金文中已有長久之義。如《蔡姑簋》：“彌厥生，噩冬。”意爲長壽善終。《集韻·支韻》：“彌，《說文》：‘久長也。’通作彌。”彌應該是爲彌之長久義而造的字，是彌之後出分別文，且未能通行。所以與其說彌爲眉之本字，不如說彌爲眉之本字。夏淥之所以視彌爲本字而不取彌，蓋以爲彌之本義爲弛弓，與滿義無涉。實則彌爲彌之孳乳字，彌之盛滿義來自彌。

其二是對《小爾雅》及古代典籍中的許多疑難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例如《廣言》“交，戰也”下注云：

《說文》：“戰，鬥也。”本義為交戰。引申為交合。《易·坤》：“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九家易：“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此戰指交合，血指精血，人多解為戰鬪，未確。《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於野。’戰者，接也。象人懷妊之形。”則此戰為交接，許慎固已發之。《金瓶梅》四十九回：“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又七十七回：“西門慶踏雪訪愛月，賁四嫂帶水戰情郎。”明洪基《攝生總要·房術奇書·三峰采戰房中妙術秘訣》：“通宵不倒，久戰不泄，以致婦女情歡意悅，方得妙處。”黃侃《蕪春語》：“今鄉俗亦謂淫事曰奸，讀古案切，或謂之戰。”（《黃侃論學雜著》4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 1910-1967年）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中說：“中國文獻常常把性交說成是‘戰鬥’，……後世的房中書和色情文學將性交過程講得繪聲繪色，如同戰場上的軍事行動一樣。”（李零、郭曉惠等譯，10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漢語大字典》及《漢語大詞典》皆失收此義。

葛其仁《疏證》：“戰者，《說文》云‘接也’。《公羊莊十年傳》‘戰不言伐’注：‘合兵血刃曰戰。’”宋翔鳳《訓纂》：“戰為交爭事，故戰為交。”胡承珙《義證》：“戰者，《說文》云：‘戰，接也。’又云：‘接，交也。’”皆以爭戰解之，未得其義。

其三是注重考索詞義的由來。清代學者注釋《小爾雅》一般只是引證前人有

此訓釋便認為完成了疏證工作，筆者則進一步探求詞義的由來，使讀者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例如《廣詁》“蠲，潔也”下云：

《說文》：“蠲，馬蠲也。”本義指百足蟲。其用於潔淨義者，朱駿聲通訓謂佳之假借，佳無潔義，蠲亦無善義，此說難立。蠲當為涓之假借。蠲、涓上古音皆見母元部（蠲為元部從《漢語大字典》，或歸錫部），讀音相同。涓《說文》訓“小流”。清掃常先灑水於地，以防揚塵，故連言“灑掃”。《詩·大雅·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灑掃旨在清潔，故涓引申為清潔之義。古稱宮廷任清掃之職者為涓人，涓即取清潔義。《漢書·陳勝傳》：“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顏師古注：“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逸周書·大匡》：“涓潔於利，思義醜貪。”清朱右曾校釋：“涓亦潔也。”涓為清掃，清掃即除去，故引申為除去之義，此義一般寫作捐。蠲亦有除去義。《廣雅·釋詁三》：“蠲，除也。”董仲舒《諧丞相公孫弘記室書》：“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蠲之除去義亦為涓（捐）之假借。

涓之清潔義亦借圭字為之。《詩·小雅·天保》：“吉蠲為饎（chi）。”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三家詩》作‘吉圭’。蠲讀同圭，亦有絜（潔）義。”《廣雅·釋詁三》：“圭，潔也。”王念孫疏證：“圭與蠲通。《士虞禮記》：‘圭為而哀薦之。’鄭注云：‘圭，絜也。’引《小雅·天保篇》‘吉圭為饎’，今本圭作蠲。《周禮·蠟氏》：‘令州里除不蠲。’鄭注云：‘蠲讀如吉圭為饎之圭。’”《呂氏春秋·尊師》：“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注：“蠲讀曰圭也。”皆非探本之言。圭本義為“瑞玉”，與潔淨義無涉，亦為借字。

最後，我們還應該提一下國外學者對《小爾雅》的研究狀況。國外很少有人涉足《小爾雅》，我所知道的只有二三人而已。日本古代學者冢田虎（1745-1832）著有《孔叢子注》十卷，有日本京師文林堂寬政七年（1795）刻印本。其書於《小爾雅》多注音切，較少釋義。日本福田襄之助的《中國字書史の研究》（明治書院1979）提到增島固（卒於1839年）撰有《小爾雅疏證》一卷，其書未刊，有寫本

藏于內閣文庫。福田評其書“引證詳密”。^(註 7)荷蘭學者 Yoav Ariel 曾在 1996 年出版過用英文撰寫的《孔叢子》一書 (K'ung-ts'ung-tzu, Leiden: E. J. Brill, 1996), ^(註 8)作為《萊頓漢學叢刊》的第 35 種 (Sinica Leidensia, No 35)。該書有一個副題叫《〈孔叢子〉第 15-23 篇的研究翻譯及〈小爾雅〉復原》(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15-23 with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Hsiao Erhya Dictionary), 原書未見, 從副題可知作者對《小爾雅》作過一番研究整理。美國的《國際中國評論》1998 年第 2 期上有 Griet Vankeerberghen 對該書的評論文章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5, no. 2, p. 348, Fall 1998), 可以參看。

回顧《小爾雅》研究的歷史, 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跟《爾雅》《說文》等小學名著相比, 仍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 還有許多工作等待人們去做。如清代有六種見諸記載的《小爾雅》注本究竟是存是佚情況不明, 這需要落實。《爾雅》《說文》《廣雅》等都有“詁林”之作, 《小爾雅》作為一部古老的詞典也有編纂“詁林”的必要。《小爾雅》中的一些義訓目前尚未證實, 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國外學者研究《小爾雅》的成果也應及時引進介紹, 以促進中外學術的交流。時代已經邁進了二十一世紀, 學術研究的條件越來越便利, 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小爾雅》, 將《小爾雅》研究不斷推向深入。

7. 參見黃懷信《小爾雅彙校集釋·小爾雅的源流》, 57 頁, 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 月出版。黃書將作者誤為“福田襄一助”

8. 該信息是由徐文堪先生提供的, 謹致謝忱!

主要參考文獻

- 《小爾雅》：《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孔叢子》本；宛委山堂《說郛》本，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說郛三種》；《漢魏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5 年影印。
- 《小爾雅》一卷，北宋宋咸注，《叢書集成初編》據明顧元慶《顧氏文房小說》排印本。
- 《孔叢子釋文》一卷，附於《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孔叢子》，蓋為宋咸《孔叢子注》之一部分。
- 《小爾雅疏》八卷，清王煦撰，簡稱《疏》。《邵武徐氏叢書初刻》本，《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見第 20 冊），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 《小爾雅訓纂》六卷，清宋翔鳳撰，簡稱《訓纂》。《廣雅書局叢書》本，《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見第 20 冊）。
-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清胡世琦撰，簡稱《義證》。《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本，臺灣：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
- 《小爾雅疏證》五卷，清葛其仁撰，簡稱《疏證》。《叢書集成初編》據《咫進齋叢書》排印本。
-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補遺一卷，清胡承珙撰，簡稱《義證》。《聚學軒叢書》本，《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見第 20 冊）。
- 《小爾雅補釋》一卷，張舜徽撰，簡稱《補釋》。收入張舜徽《舊學輯存》，齊魯書社 1988 年版。文成於 1942 年。
- 《小爾雅今注》，楊琳撰，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2 年版。
- 《小爾雅彙校集釋》，黃懷信撰，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編輯部按：本文實際出版日期為 2004 年 4 月）

An Outline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Xiao Erya*

Lin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Xiao Erya, a small Chinese dictionary in ancient China,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particular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ttention scholars have paid to *Erya*. In fact, it has irreplaceable valu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Xiao Erya* since its first appearance, so that scholars make full use of the old dictionary and research it more deeply. The full tex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the research of *Xiao Erya*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2) the research of *Xiao Ery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3) the research of *Xiao Ery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Xiao Erya*, exegetics, dictionary

